

列 洛

契什維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 洛

謝世榮編

人民大學出版社

列 洛

契什維里著

葉冬心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А. ЧЕШОВИЧ
Л Е Л О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0.

內容說明

“列洛”是苏联格魯吉亞作家契什維里的代表作，写格魯吉亞古利里一帶以产茶为主的集体农民生活。它集中地描写了轟轟烈烈的劳动竞赛和男女青年的恋爱糾葛，並歌颂了兄弟民族的团结和純潔無私、忠貞不渝的爱情。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在創造性劳动中成長起来的人物形象，同时还暴露了仍旧殘留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宗法氏族遺毒。對於在日常生活、親屬关系以及經濟关系所構成的复杂环境中所形成的各种人物性格，都用細緻而有力的笔触作了深刻的刻画。讀了这部作品，我們可以了解格魯吉亞的集体农民是怎样肅清旧社会的殘余势力，向着幸福的生活迈进。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大街德胜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登記證出字第003号

北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5609 字數26,600 開本850×1165 1/32 印張14 插頁2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3000册

定價(8) 1.40元

作者自傳

1903年，我出生於格魯吉亞馬哈拉捷^①區阿斯卡納村。我父親是一個中農，但兼做細木工匠，同時還耕地和種葡萄，對果樹接種很有經驗。雖然只受過初級教育，可是他閱讀的東西倒不少。他能把盧斯達維里^②的長詩“虎皮武士”整章地背出，常常在談話里引用那些詩句，並且把它們讀給朋友們听。他為人沈靜，有機智（他所說的俏皮話傳遍了我們整個村子），曾用民間的八音節體寫過一些詩，其中大部分都是諷諷性的，有一首小詩居然還被刊載出來。我母親出身於一個家道中落、只擁有五六公頃荒地的貴族的家庭。她為人特別善良和富有同情心，關心窮苦的鄰居們，往往勝過關心自己的孩子。

我的父母本來可以過一輩子富裕生活的，但是他們為了要給孩子們受教育，竟然耗去了自己所有的資產。我們四弟兄都是先進村里的學校，後來再進城里的學校。我讀書不大費勁：往往整天跟同年的孩子們一道玩耍，傍晚才借燃燒的干樹枝的光，

① 馬哈拉捷，城名，在格魯吉亞西南部、阿札里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北面。

② 塔科維·蕭泰·盧斯達維里是十二世紀格魯吉亞詩人，生卒年皆不詳。他的代表作是詩“虎皮武士”，歌頌了男女平等、個人意志的自由以及勞動的需要。

很快預备好功課。我在村校里畢業后，家里人把我送进庫泰希实科中等学校^①。在中学里，我看書入了迷。果戈里的“死魂灵”、“塔拉斯·布尔巴”和“可怕的复仇”等里面的人物，一直呈現在我的眼前。我能把这些作品整段地背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散文也深深地陶醉了我。

1922年，我中学畢業，升入国立梯比利斯大学，进了哲学系，同时研究德、法二国的語文。1926年，我讀完大学，进了研究科，專攻辯証唯物論。

1927年，我偶然写了一篇剧評。格魯吉亞文版“共产党人报”^②的編輯人員很欣賞那篇文章，邀我替該报撰文。

当时我一方面写剧評，一方面鑽研格魯吉亞語文，丰富自己的詞彙。

我讀了俄罗斯苏維埃作家的作品，決定在散文方面一試身手。因为打算写随笔，我就买了一匹褐色馬和一只“胡尔靖”（一种搭袋），动身到斯凡涅齐亞^③。那时候这帶地方連大車路都沒有。羊腸小道在高聳到天空中的險峻山嶺上，沿着悬崖蜿蜒迴繞着，而下面就是無底的深淵。我回到梯比利斯^④，写了一篇随笔，題目是“馬鞍头上看斯凡涅齐亞”，發表在“姆納托比”杂志^⑤上。

① 庫泰希，城名，在格魯吉亞西部里翁河上，城內紡織業很發達。实科中等学校是俄国革命前的一种中等学校，校內不設古代語文課程，比較注重数学和自然科学。

② “共产党人报”，格魯吉亞文版的党报，創刊於1920年6月。

③ 斯凡涅齐亞，格魯吉亞英谷拉河上游的山区，地势崎嶇險惡，以前交通非常不便。

④ 梯比利斯，格魯吉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

⑤ 格魯吉亞的著名文艺杂志，“姆納托比”的意思是“火炬”。

1930年，我參加組織集體農莊，從事宣傳工作，事後寫了一篇隨筆，題目是“工作隊隊長的日記”。

1930年9月，我被派往德國留學。我專修西歐文學，鑽研“德國表現主義”，同時研究工人運動的問題，工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德國一般國民在遭受嚴重經濟危機的那幾年內的生活情形。另外我還寫了一本小冊子，討論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革命的工人運動中所作的背叛行為。1931年，我出席在柏林召開的第二屆黑格爾學術研究會。我記載那次大會的一篇文章，發表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雜誌上。1932年初，我回到梯比利斯，重新擔任梯比利斯大學的研究工作，繼續致力文學批評。

1934年，我出席第一屆蘇聯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高爾基的演說和整個大會的氣氛使我深深地相信，應當專門從事文學工作，寫文藝性的散文。我開始蒐集材料，終於1935年選定了長篇小說“列洛”內所表現的主題。我着手描寫的古利亞^①，是格魯吉亞最進步的地方之一。古利亞農民在1905年的革命運動中，有過積極的表現。斯大林同志在那地方工作過。列寧的文章里寫到過古利亞農民的革命運動。甚至在革命以前，古利亞的居民都已經全部識字了。但是，儘管如此，直到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仍舊顯明地露出宗法氏族的遺毒。我決定要表現出：在他們日常生活、親屬關係以及經濟關係所構成的複雜環境中，怎樣形成了種種不同的人的性格。

夏天在故鄉的村子里，我就留心觀察創造性的集體勞動怎樣產生了新人物和新的有才能的人，像列寧所說的那樣，這些人

① 古利亞是革命前格魯吉亞的省份，在歷史上很著名，包括現今的馬哈拉施特拉區、蘭切胡特區和喬哈塔烏爾區。

物摧毀了並且消滅了資產階級。我努力地推敲潤色，使我的小說文字流利。我先寫好了，再用打字機打，打了以後再謄寫，讀給同志們聽，然後又修改。

我開始寫小說以後，發現自己蒐集的材料不夠，於是我放棄了學術性的教學工作，接連着好幾個月，住在自己故鄉的鄉村里和鄰近的村落里，或者待在先進的集體農莊上，有時候到種植園里，了解新農作物的培植技術，有時候做報告，參加集體農莊上的會議和工作隊的會議，出席區里的會議和區委會的會議，研究了茶和亞熱帶農作物農藝方面的書籍，熟悉了亞熱帶植物科學研究院的工作和一般科學上的成就。經過這些工作，小說中出現了新的形象和新的衝突。

長篇小說“列洛”的第一部，發表在1937年到1938年的“姆納托比”雜誌上。1948年，我開始寫小說收尾的第二部，同時重新修改了第一部。

衛國戰爭時期，我出版了一部“祖國之聲”短篇小說選集，同時還寫了一些論文和書刊評論。1943年，我答辯了學位論文，題目是“瓦日·普沙威拉^①的創作中的民族友好思想”。

亞歷山大·契什維里

① “瓦日·普沙威拉”是格魯吉亞大詩人魯基·拉茲卡什維里(1861—1916)的筆名。偉大的格魯吉亞詩人蓋奧爾吉·列翁尼哲年輕時，常去求教拉茲卡什維里，並和他唱和詩歌。

1

“喂，当心呀，基希瓦尔季，”一个矮胖结实的人把胳膊肘撑在一幢兩層樓的藍房子的走廊欄杆上說，“当心，別砍坏了我的桑树，你要像爱惜自己家里的东西那样，因为我茨亨尼祖尔加这兒只剩下这几棵桑树和另外兩棵榛树啦。”

“您怎么啦，西皮托大叔，我又不是小孩兒，又不是头一回修树，”年輕人自負地向並排站着的姑娘瞧了一眼，不服气地說。

“不是这么說，孩子，这並不是瞎怪你，我不过有点兒害怕。去年我叫艾里茲巴尔修桑树，他把桑树砍得那么一塌糊塗，叫人看了都怪难受，后来只好重新修过。早知道是那样呀，我就自己修啦……你的小斧头好使嗎？”西皮托嘮叨个沒完。

~~西皮托~~把鞋套进鞋，噼哩啪啦走下了石头扶梯。

~~西皮托~~他向一个身穿黑衣服、胳膊上搭着一条預
~~料是白布~~單的中年妇人打招呼。“你身体怎么样？
~~西皮托~~艾斯瑪，这位姑娘是誰，臉挺熟的，瞧我怎
~~麼想不起来~~

~~西皮托~~你怎麼都不認得了嗎？她就是咱們謝彼的閨女齐青諾

呀。”

“喲！齊青諾！真想不到呀，長得這麼大啦！臉蛋兒挺俊，完全跟她媽一樣！這是像日蓋利家的人，”西皮托笑了。

姑娘聽見人夸獎，害臊地低了頭。她長挑身材，一件青得像豌豆般的假緞衣服緊緊地裹着她那不肥不瘦的身子。

“孩子，把你的小斧頭給我，”西皮托又找基希瓦爾季說話去了。

基希瓦爾季遞過了小斧頭。西皮托用大拇指靠近斧頭的鋒口一抹。

“好鋼，”他夸那斧頭。“有了你那樣的爸爸，做兒子的還會使壞斧頭嗎？使斧頭並不是什麼繁難的事，誰都會，可是修桑樹枝就得懂竅門啦，幹這個活得手法靈巧，”他又向那已經不耐煩的年輕人打開了話匣子。“舉起斧頭來，孩子，要這樣，”西皮托用短短的手指緊握住斧柄指點着。接着他把左眼微微一眯，彷彿是在瞄準放槍，把下嘴唇一撇。“瞧，要這樣！斜着！別把樹枝砍裂了！靠底下修，只高過嫩芽一點兒！……”

年輕人無精打采地聽着一套套沒完沒了的訓話，這時候連兩個女人也不耐煩起來。太陽越升越高了。西皮托的妻子普普拉身子圓滾滾的，長得像個戈陀利^①，走到廊上，喘着氣，開始把一條條綉着複雜的花紋、已經蓋得相當破舊的綢被晾在欄杆上。

西皮托還是在教導：

“孩子，先打牲口棚上面，小山上的那棵大桑樹動起手來。砍頂上的樹枝，可是要當心，別踩壞了那兒的玉米，那——來，丹尼

① 一種圓筒形的大簍，上面有特制的皮帶，各搭東西用的。——俄譯本註。

艾里又要向我囉嗦啦。把树枝都搬到路上，順手就給砍短了。可是別砍坏了細枝兒，我要用它們編东西的……”

西皮托还在說什麼，但是艾斯瑪、基希瓦尔季和齐青諾已經跨过了籬笆的缺口^①。

不一会，他們又回到西皮托的院子里。女人一齐从头上取下包着桑叶的包裹，把它們放在棚簷下的長凳上，基希瓦尔季也把裝滿桑叶的大簍子放在地下。

西皮托的独生子彭多也在走廊上出現了。他穿着一件寬大的綢襖衫。襖衫从他瘦削的肩上松松地垂下，但在他細窄的腰部收紧。他用一只髮網勒牢頭髮，用一条鑲着象牙片的褲帶緊緊地束在腰里，腿弯底下的皮靴筒用細帶子縛着。

彭多望望走进来的人，眼睛盯住了齐青諾。齐青諾採桑採得面龐通紅，頭髮蓬乱，这时看見他注視她的眼光，臉漲得更紅了，不由自主地把垂下的几縷頭髮整理了一下。彭多突然摘下头上的髮網，跑下扶梯^②，朝棚簷下面走过去。看那樣子，就知道他身体不結实，他搖搖晃晃地走着，把脚高高提起，生怕軟皮靴被草里的露水沾溼了。

“瞧今兒这露水！”他边說边瞧姑娘沾溼了的衣服下面露出一双匀称好看的腿。

齐青諾一低头，看見了被桑叶染黑了的手指，赶紧把手藏在

① 籬笆較低，或設有梯級，可以跨过的地方。

② 格魯吉亞人所住的房子，一般分兩層：下層極低矮，普通不住人，仅堆存杂物，甚或飼養牲畜，上層用作住室，由扶梯从院內直上，扶梯通常設在屋子側面，曲折兩段，由於下層屋低矮，每段扶梯不过四五級。上層屋子有“四合迴廊”式之陽台，因俄羅斯建筑中無此式樣，故本書俄譯本中对此类建筑亦無定名。所謂“陽台”，所謂“迴廊”或“走廊”，俱指上述之走廊式陽台，所謂“扶梯”，所謂“台階”，俱指扶梯部分。

圍裙下面。

“怎么還沒放假你就回来啦？”基希瓦尔季問。

“反正是不及格嘛：每門功課都已經打上了一分。所以我拿定了主意，还是赶回来吃西班牙种的葡萄吧。”彭多滿不在乎地回答。

彭多这样一取笑自己，把齐青諾招乐了，她向他一笑。后来，她又把眼光移到基希瓦尔季身上，彷彿是在比較兩個年輕人。基希瓦尔季光着脚，寬大的旧褲子卷到腿弯下面，褪了色的衣服靠近肩膀那兒扯破了，隱隱約約露出晒黑了的皮膚。他注意到姑娘正在留神看他，赶紧整一整襯衫，扯一扯褲子。他彷彿在用齐青諾的目光打量着自己，同时心里埋怨自己道：

“唉，今天該穿那件新綢襪衫的！总而言之，我为什么要光着脚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又想道：“憑什么我要打扮得那么漂亮？預备爬树的时候把全身衣服都扯破嗎？”

姑娘还是在仔細端詳年輕人。

基希瓦尔季生得肩寬背闊，長得一身好肌肉。突出的下巴，弯鈎的鼻子，以及披在額前的一撮頭髮，使他的臉上露出一副坚决果断的神气，但是在待人接物的时候，他老是显得十分腼腆，因为他生性非常怕羞。

他覺得齐青諾的眼光隱含着譏笑，於是他感到完全惶惑無主。他变得陰沉了。

彭多开始談村里的新聞，問几时开游艺会。基希瓦尔季爱理不理地回答着，因为他看出齐青諾一心只想到彭多。

“哼，她看出神啦！”基希瓦尔季又气又恨。他連話都說不上来了。

艾斯瑪委婉地問普普拉，为什么她的兒子还没有到放假的

时候就已经回来了，於是普普拉又气忿忿地重复已经向隣居們不厭煩地囉嗦了整整一星期的那套話：

“数学老师找我兒子的麻煩，可把这个可憐的孩子折磨苦啦！唯願老天爷也成天成夜地折磨这个家伙！……他把我兒子逼出肺癆来……”

彭多在巴士米^①的一所技术專科中学里讀書。虽然薩姆赫夫托村里也一样有中学校，但是普普拉对乡村里的东西是一概不喜欢的，所以她仍旧把兒子送到巴士米。現在爱好游蕩的彭多就从那兒逃回来了，这下子害得做母亲的不停地向人家嘮叨，一直替兒子辯护。

“喂，快点吧，再多耽擱一会，咱們的蚕可要餓死啦！”艾斯瑪催促，提起了她的包裹。

齐青諾跟着她追过去，但是，突然絆在一根枯树枝上，頂在头上的包裹落下来了。

“噯呀，我真該死，瞧我把被單弄得这么髒！”她弯下身子拾包裹，但是，就在这当兒，她的头巾又滑下来了。

基希瓦尔季虽然就在她的旁边，但是头巾却被飞跳过去的彭多拾起。基希瓦尔季气紅了臉。“瞧我这么呆笨，一点不机灵！”他懊惱地想。

普普拉把数学教师痛痛快快罵了一頓，然后走进屋子。艾斯瑪已經到了籬笆的缺口。基希瓦尔季也赶过去。齐青諾还在回头看。

艾斯瑪和齐青諾的白色包裹隱沒在籬笆后面了，彭多方才上楼，回到自己屋子里。他在乱糟糟的牀上四仰八叉一躺，把踩

① 阿札里茲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首都，黑海上的一個大港。

溼了的脚往牀欄杆上一攔，点着了琥珀煙嘴里的烟卷，只管注視着那一縷縷的烟圈。

普普拉給他端来了早点，有新鮮乳酪和栗树叶烤餅。

西皮托进了屋子，向妻子破口大罵：

“你怎么啦，老太婆！他是条蚕嗎？幹嗎老是餵他吃呀！孩子完全被你給慣坏啦！你說这兒的学校不配他讀書，沒合适的老师！……可是，結果呢，他哪点兒長进了？你別把他頂在头上啦！……喂，懶骨头，起来，到納魯札拉去，咱們工作队里的隊員們都在那兒挖树根哩，”他忽然轉身向兒子說。“你也动动手！不然大伙兒都埋怨咱們，說咱們消極！好，連我西里比斯特罗·基里普塔利都消極啦！我日夜不停，忙得团团轉，一个人頂十几个人的活。斯卡契雅居然还給我胡謔上这么一套，說什麼，西皮托像一只啄木鳥，飞进了农庄的箍桶坊，把木桶和大車輪这样敲敲，那样鑿鑿，忽然，一眼看不見，他已經溜到自己的苗圃里一股勁兒幹活去啦。人家罵咱們消極，这都怪你的媽。‘秋天的女貴族^①！’工作队長老是这样罵我，說：‘哪怕是用繩套住你的普普拉的脖子，都沒法把她拉上茶園，她一直裝病。’單說这已經够我受的啦。現在你也来害我了。你也跟着她学。这真应了那句俗語：‘死鬼拖亡人，一直拖进墳……’你不巴望学好，結果只好怨你自己！現在拿一把最重的鉄鍬掘地去吧！要是你肯好好地讀書的話，不也可以找个差事，做个体体面面的人嗎，”西皮托气呼呼地說。

① 十月革命前，格魯吉亞人常称一班沒落的貴族为“秋天的貴族”。这些貴族虽然已經家道中落，但是还保持着一种階級的成見，驕矜自大，輕視劳动和劳动人民，他們的气派令人联想到秋天：炎威已過，但是还留有一些亢燥的味兒。

艾斯瑪、基希瓦尔季和齐青諾急急忙忙趕着回家。艾斯瑪走得那麼快，兩個年輕人趕都趕不上。基希瓦尔季一聲不響地走着，但是心里却在緊張地想，應該找些什麼話說說。他搭着碴兒，談起那來到薩姆赫夫托村的公路勘測隊，但是齊青諾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一面却在想什麼別的事情。“她腦子里一定是在想彭多，”基希瓦尔季猜准了這一點。“瞧他怎麼會一下子就把她迷得昏頭昏腦——剛一見面！”

於是，一路上，基希瓦尔季一直拿自己去跟彭多比，拿自己的家境去跟西皮托的家境比。

西皮托是基希瓦尔季父親法爾納的堂弟兄，生得矮矮胖胖，結實得像一顆榛子。經過長時期的爭吵和衝突，他終於和自己的胞弟分了家，賣了自己名下應得的玉蜀黍倉^①和屋子，動身到勃契^②追求好運。他先在碼頭上做考勤員，後來在馬車製造坊里做學徒，最後又離了馬車製造坊，進了箍桶坊。但是，他對最後幹的那一行，也不喜歡。他做事耐勞，從小就習慣像螞蟻般揸至少比自己身體重三倍的東西。於是他計劃在吉德羅卡採伐桶板。因為這種材料的銷路很廣。後來，他在勃契開了一個營業所，掛上了“基里普塔利兄弟木棧”這麼一塊挺有氣派的招牌，儘管他的兄弟姊妹都根本和這企業沒有一點關係。他本人又做老板，又兼工人。

四百盧布的“股本”，他自有辦法向在碼頭上做腳夫的一班同鄉們借齊。他向他們許了一大堆好處：

“錢的事不用耽心，我一週轉，就把借的加倍奉還！”

① 玉蜀黍倉指一種下面有柱腳的谷倉，供貯藏玉蜀黍用。——俄譯本註。

② 勃契，重要港口，位置在里翁河流入黑海的地方，是南高加索的錳、木材、玉蜀黍和葡萄的集中地。

在吉德罗卡地方，巨大的山毛榉一直高耸到天上。薩姆赫夫托村的居民在那地方採伐板條，然後親自把建築材料從那里措走。西皮托決定，也在那兒採伐桶板木材，沿納吉涅比河把它們浮運下去。山毛榉生在陡峻的山坡上，那里沒有路通到河岸。西皮托決定先造一個巨型的木頭斜槽，再把它斜着放下，搭在河邊上。他單憑自己一個人不停地苦幹了三個 month，住在一個用石南枝搭成的棚子里。

“你還是去了你那份傻念頭，丟了你的桶板吧，當心別叫熊把你打這懸崖上推下去。”人家跟他開玩笑。

但是身強力壯的西皮托一不做二不休，一個勁兒地幹下去，最後到底把他的斜槽造好了。然而，他幹這一行，究竟缺乏工程學的才能，他沒有預料到這一點：吉德罗卡段下游的納吉涅比河上，瀑布在大盤石當中沖下去，春天，他把秋冬兩季所採伐的木材放下了水，一部分木材卡在亂石當中，其餘一部分被農民在磨坊附近打撈走了。一個木片兒也沒浮到平原地帶。西皮托的企業垮了。他為了躲避債主，只好摘下了舊招牌，另掛上了一塊新的，上面還附了一則傷心的啓事：“基里普塔利兄弟木棧宣告破產”，後來，他索性躲得無影無蹤，離開了那帶地方。

過後不久，破了產的西皮托在北高加索某車站上的小飯館里出現了。他不惜當了一名堂倌。當然，幹這一行掙的工錢是不大的，但是隣居們給西皮托的批評挺對：“他這個家伙手段巧妙，連蠅子的皮都剝得下來！”實際上，西皮托這一回多虧了自己的“手段巧妙”。那里做事並不需要工程學識，他經過了一陣調度安排，很快就把那個車站上的小飯館全部抓在自己手里。小飯館的老板是廚子下手出身，本來是一個糊塗蟲，並且還愛喝酒，被西皮托緊緊捉住以後，再也跳不出他的手掌心了。

过了几年，西皮托在薩姆赫夫托村出現了，穿着一套黑嗶嘰衣服，里面是襯衫，上面是領帶。他並不打算在村里長待下去，不过是來成家立業，叫“仇人看了眼熱”的。

他向隣居当中一个过着半飢半飽生活的沒落貴族謝瓦爾堅·日蓋利買了几克采瓦^①荒瘠的紅土地，不到一年光景，就造好了一幢四間房的屋子，屋子被漆成藍色，矗立在石頭地上。他給自己的院子圍了一道高高的籬笆，沿着籬笆種了三叶荷蘭翹搖^②，在屋子四周栽了俏拔的絲杉、常青的木蘭和闊叶的芭蕉。

西皮托造好了房子，就到庫泰希去了。過了一星期，他从庫泰希回来了，穿着雪白的、柔毛織的徹爾克斯式外套^③。胸前綴飾着黑金鑲嵌的銀的彈插，腰里懸掛着鑲銀的短劍和佩刀，头上戴着布哈拉毛皮帽^④。矮子西皮托这样打扮，样子可真滑稽！短劍跟徹爾克斯式長外套的前襟攪在他兩膝当中，佩刀順着地面拖。每逢星期日，西皮托大模大樣地在市集上到处搖來擺去，赶后来就問家里人：村里人說了他一些什麼。

他就这样一面檢查自己所造成的印象，一面給自己挑選老婆，但是在附近地方，他寻找不到一个配得上他的人。最后，他看上了小貴族茲維阿達采的女兒普普拉。

西皮托遇事都志在必得，这一回又如願以償。普普拉的父

① 克采瓦，西格魯吉亞量土地面积的單位，每克采瓦等於4,050平方公尺。
——俄譯本註。

② 一种給柑橘类植物接枝的砧木（砧木亦称“座木”。接枝时，接入部分称“接穗”，被接部分称“砧木”）。

③ 徹爾克斯人和其他高加索山地的居民所穿的一种無領的狹長外套，腰部束帶（帶上常懸刀劍），胸前左右有兩排彈帶，原先是就衣服上縫成，用來裝子彈的，后来改用金屬制成筒狀的彈插，現仅作裝飾用。

④ 一种毛皮的高帽子，普通用呢作頂。